



“行走烟台”是本报针对烟台(含各县市区)本土文化、风土人情推出的专版报道。如果你生活在烟台,对烟台的历史文化有独到见解,或与烟台的某些人或事儿结下不解之缘,都欢迎提供新闻线索或投稿,来稿请注明作者姓名、地址、联系电话,稿件一经采用,稿费从优。
新闻热线:18653588630 投稿邮箱:qwbxms@vip.163.com 投稿地址:烟台市芝罘区环山路3号润利大厦1605室 毛旭松 收 邮编:264003

大年夜攻陷“铁万第”



部署战略 赵磊绘



夜袭万第 赵磊绘

姜磊

“一等人住在万第银海金山,二等人住在区里净吃白面,三等人住在乡里抓户不慢,四等人当保长只顾捞钱,五等人是甲长吹胡子瞪眼,六等人是花户叫苦连天。”

现如今,莱阳市万第镇的老人们念叨起这段当年广泛流传的民谣,脸上的表情依旧显得有些气愤,“这个‘顽军’头子赵保原啊,实在是太坏了!”

铁打的万第

1940年,原“鲁东抗日联军”总指挥、国民党苏鲁战区陆军暂编十二师少将师长赵保原,在通过玩弄两面派手段窃取了文官武职之后,彻底撕下了蒙在脸上的抗日“面纱”,开始积极响应蒋、汪合流炮制的“曲线救国”政策,疯狂地对人民实行统治和镇压。从此,莱阳数十万百姓陷入了苦难的深渊。

万第位于莱阳城东南方向约15公里处,村东、村南两面环山,浩荡的富水河自村北丘陵向西流入五龙河。由于依山傍水,地势险要,这里自然成为易守难攻的理想军事要塞。曾参加过军阀张作霖部举办的军官讲习所,同时又是行伍出身的赵保原看到了这一点。他决定修筑万第据点,以此为中心向周边辐射,实现其对莱阳地区的铁腕控制。

赵保原看中了万第,当地的老百姓可就遭殃了。莱阳、海阳、栖霞等县凡有劳动能力的农民均被征服役,时达两年之久。赵保原令人在万第周围的山头修筑了13个排碉式连堡,每个碉堡附设围墙、壕沟、铁丝网、照明灯、地雷等多层次防御设施,既可单独坚守,又可互相支援。

赵保原所盘踞的核心据点——指挥部,则拥有双层围墙、双排碉堡、双道壕沟保护。解放之后,这里曾一度成为人民公社政府驻地;后万第村的

村委也设在这前后12间大瓦房内。村里的老支书看着当年遗留下的青砖黑瓦告诉我:“先前,这儿曾是地主李伯平的私宅,李在丹东做生意发迹,回老家盖了这套宅院打算养老,不料无福享用,1940年被赵保原强占。李伯平大概做梦也不会想到吧,他辛辛苦苦闯关东,一辈子积攒下的钱财,居然‘义务’为赵保原修建了顽军指挥部。”

当年,在指挥部东侧的偏间,曾住着赵保原的警卫加强班,村里一位80岁老人回忆说:“我小时候悄悄数过,一共有24名警卫,每人都配着双匣子枪。”

不仅如此,附近前万第村的外围,还密布着70多个丈余深的月牙陷坑,内插尖桩;而后万第村地下则挖有1000多米通向北郊的暗道,人可直立通行。

一切安排妥当,顽军头子赵保原犹如吃下了定心丸,气焰嚣张,不可一世。他大肆宣称自己所控制的地盘,风吹不着雨淋不着,是“铁打的万第”。

智取加强攻

赵保原将万第修筑得“固若金汤”,自然更加有恃无恐,俨然一个“土皇帝”,他公然设立供养处,自己印制钱币、做蜡、织布,其设在濯村的兵工厂甚至还制造了不少机关枪。用现在的眼光看,赵保原很有管理手段,为了加强统治,最大程度防止百姓“流失”,他别出心裁实行了“五户连坐法”,规定每五户为一组,相互保证绝不抗日,不与八路军来往,若发现一户,则五户人家全部都要被处死。这一来,老百姓对他更加惧怕了。

1945年元旦前夕,八路军胶东军区情报部决心动一动这个土皇帝。他们派出了侦察分队,同时启动了一颗“秘密棋子”——早已打入顽军内部的内应吕芳蒲(副官处处徐如之一的家眷),对万第进行了周密侦察。

从反馈的情报来看,“铁万第”稳固的防御设施大大超出了八路军指挥员的预料。为确保战斗胜利,他们决定耐心等一等,等到春节,趁顽军麻痹大意之际予以智取。针对

对方的实际情况,八路军专门研制了可跨越双壕沟的半自动轻便木桥、可升降的炸药包撑杆等,还准备了可为人、马消除声响的特制鞋袜。

“八路打万第的那一仗,真是惊天动地啊!”我随80多岁的村民徐老汉爬上村北山头,这里正是顽军当年1号碉堡的旧址,如今已被村民种上了地瓜、芋头,只有一堵残存的老墙还依稀映照着往昔峥嵘岁月。碉堡北侧紧挨着富水河,宽阔的河面、湍急的水流,无疑曾是当年顽军倚仗的一道天然屏障。

1945年2月11日,农历腊月二十九,眼瞅着就要过年了,万第据点内赵保原各部官邸灯红酒绿,喜气洋洋;中心戏台也早已布置停当,“同麟昆剧团”马上就要开锣;士兵们酒足饭饱,围坐台下,等待好戏开场。

傍晚5点半,八路军主攻部队在夜幕的掩护下出发了,十三团战士沿着崎岖的山道向攻击目标急进。然而,爆破组的一名战士在将炸药包靠上碉堡时失手发出了响声,惊动了顽军巡逻兵。战斗被迫提前打响,此时是夜里9点半,比预定时间早了两个钟头。

很快,十三团的猛烈火力突破了顽军第一道围寨防线。百余发炮弹突然袭来,赵保原惊恐万状,他万万没有想到,八路军会选择这么个“好日子”和他过招。他一面指挥部下死命抵抗,一面急电求援,要求即墨、青岛等地的日军速派飞机助战。经过一夜奋战,八路军主攻团攻下了前万第围寨的4座碉堡。

第二天就正是大年三十,很遗憾,赵保原并没能过好这个年。自上午9点至下午4点,赵保原以封官许愿和重赏重罚驱使部属进行反击,可惜未能奏效,均被八路军一一击退。当晚6点,八路军重炮一齐开火,300余发迫击炮弹倾泻向顽军“老巢”,顿时,一片火海烧红了夜空。激战至晚9点,赵保原自知坚守待援必遭灭亡,遂收拾金银细软,从北门吊桥悄悄逃跑。1小时后,守敌闻听赵保原“人间蒸发”,无不破口大骂,顽军不战自溃。赵保原固若金汤的铁万第就此“泡了汤”。

社区看戏



苏在川

小区的篮球场上搭起了戏台,挂上了幕布。听说要演吕剧《小姑娘》。吃罢晚饭,我便早早来到台前候场。

台下已是人头攒动。坐着的,站着的,男人们抽着烟袋,女人们拉着家常,孩子们在人群中跑来跑去,嬉戏玩耍,人们脸上挂满了企盼。看到这久违的场景,我的思绪一下子回到了从前。

记得小时候农村过春节,正月里各村都要唱戏。傍晚听说村里要唱戏,孩子们顾不上吃饭,拿起小板凳到台下占场儿。用石头、砖头围上一圈,算是自己的地盘,全家人可以放上凳子舒舒服服地看戏。几十年过去了,今天重现这穿越时空的昔日情景,心中充满无限感慨。

锣鼓声喧,琴声悠扬,戏开场了。《小姑娘》是一出很受人们欢迎的吕剧。故事说的是王家刁氏育有一儿一女,丈夫去世,儿子王登云娶李氏为妻。进得门来,刁氏对儿媳百般刁难,非打即骂。儿媳有苦难言,默默忍受。刁氏逼儿子休妻,妹妹桂姐从中劝解,成就好事,皆大欢喜。

首先出场的是刁氏。刚一亮相,台下便有人在喊:“是个男的,反串。”“嗯,刁氏是男扮女妆。”一人附和着。扮演刁氏的看上去能有60多岁,扮相丑陋。唱功和表演都很到位,刁氏的蛮横刁钻,毒若蛇蝎的夜叉形象被他演绎得淋漓尽致。

据悉,这次演出的是莱山区红日吕剧团。这是一支社区自发组织的文艺团体,有演职人员40多人,都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。演出用的行头、乐器、音响、灯具、布景、道具一应俱全,连搭建戏台的材料都是自备。他们没有固定的排练场所,平日各自分散,每周集中排练几次,场地大都是借用小区的老年之家等场所。几年来,他们深入社区、村居为百姓演出数十场,不计报酬,不辞辛劳,传承和发展着吕剧传统剧目,默默地为人们奉献着精神大餐,很受群众欢迎。

演出在继续,李氏扮相俊美,温顺悲情,王登云洒脱倜傥,桂姐活泼顽皮的人物形象尽显舞台,令观众大饱眼福。一出《小姑娘》把李氏的逆来顺受、忍气吞声;王登云的无奈、纠结、左右为难;桂姐的善良同情、体贴公正、据理力争的性格刻画得入木三分。《小姑娘》的故事,深深教育了大家。向世上的婆婆发出警示:要善待儿媳,婆媳和谐,才是家庭安定的关键。

演出散场了,脑海中吕剧的韵律还在回旋。举头望明月,月亮还是那个月亮,世事却发生着几多变迁。就拿群众喜闻乐见的地方戏吕剧来说,过去曾唱响齐鲁大地,而今却失去曾经的辉煌,传承和发展步履维艰。行文至此,如要我说出最后的一句话,那就是:“谁来救救吕剧?”

一门三进士,全家尚书郎

陈文念

在蓬莱机关实验幼儿园东部登州街道长裕社区内,有一处南北走向的胡同,人称纱帽街。这是一条很有味道的街道,庭院深深,青砖黛瓦,古朴的老房子里,仍旧不紧不慢地书写着普通百姓的生活,如今在这一带居民的门牌上,仍沿袭几百年流传下来的名字,诸如聚魁街、魁星弄等,这条胡同的来历,可不是一般的街道,历史上在明清两代,这里出过四位尚书、八位进士。

如今的纱帽街两侧,分别住着东西陈家。实际上,到陈姓三世祖陈安时,这里并没有

东西陈家之说,只在街东建有一片住宅,后来陈安之子陈贤、陈善长大成家,就在原来的住宅西面又建起一豪宅大院,与原住宅仅一街之隔。陈贤为长子,婚后即由老宅迁至新宅是为西陈,陈安与次子陈善住老宅子,是为东陈。两豪宅都大门面南,后来东西陈家家丁兴旺,人口日繁,大豪宅便向南扩建达十几重,成为真正的古城豪宅。

“一门三进士,全家尚书郎”是嘉靖皇帝给予的封号,实际上,陈家出的人才不止这些:仅历史上有记载的,东陈家后代就出了四个文进士,分别是陈鼎、陈鼎之子陈其学、

十几代孙陈梦充、陈驹门;西陈家则出了四个武进士:陈博、陈雷、陈梦龙、陈经佑。他们的官职分别为南京应天府尹、刑部尚书、南京大理寺卿、翰林院编修;武德将军、昭勇将军、密云总兵、广平守备等,可谓显赫之极。这大概应验了文臣东来,武臣西至之说吧。东西陈家从此声名大震,而陈氏家族在古城的地位也更加显赫,提起来,全城人没有不知道的。

值得一提的是,明万历年间三代皇封东陈家,至于后人陈人蛟任光禄寺署正,陈人弟任汝宁同知,陈人登任枣强知县,陈梦琛任户部郎中、思州

知府,陈梦玮任南京文林郎、山西路路安府黎城知县,陈梦淑任守备,陈之俊任守备,直到清末全国贡举会考第一名陈纪云(实为状元,未授)。再加上因政绩和战功卓著其受封子弟、叔侄等不计其数,东西陈家可谓头戴乌纱帽者比比皆是,即此得名,从明朝起,清朝、民国,纱帽街一直沿用至今。

在纱帽街附近又因陈鼎、陈其学父子在乡试中均获第一名(乡试第一曰经魁),陈纪云获会试第一名(实为状元),登州百姓又将他们的出生地称为状元弄、经魁街、聚魁街等。